宋史

百二二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史四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儒林五

范沖　朱震　胡安國 子寅 宏 寧

范沖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為虞部員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

李俊寫

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沖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沖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沖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閒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

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玆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沖德行文學為時正人迺祖叅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沖震可備訓導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

命建國公見翊善積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沖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沖之修神宗實録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録別爲一書名辨誣録沖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沖所沖撫育之爲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

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參知政事上
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
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
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為祠
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荊襄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
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
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
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

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為賛讀仍賜五品服還中書
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将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
民田曾経按治頽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
院遷翰林學士是時夔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選良
太守往慰撫之将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
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
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
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奬勸上從
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
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
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
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
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
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
叅議卒用御史趙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
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
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
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
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

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

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
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
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
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
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為
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
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
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
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
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

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薄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

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宋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詔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按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

留詞披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
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
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論奏慍曰中興如此而曰
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
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
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
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
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
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
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

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
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
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説
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
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
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
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
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
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
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

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跂扈何以待之乞据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将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説

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為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

園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園
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
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僞觸權貴今陛下將
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
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
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
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
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
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
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

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為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

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為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

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
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
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
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
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
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
肆逆貪坐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
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
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
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

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為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為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

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徽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吴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順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

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
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
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
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
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
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
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
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
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

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
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
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
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
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
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
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
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

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

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
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
御史中丞何㮚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為祭酒
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
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
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
陵樞密使張浚薦為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
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
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
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

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耻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為榮茍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黃潛善與汪伯彥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

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壓土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聖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恐非為自全之計頃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慮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

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
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
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彊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
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
所自出也恃彊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
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
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
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
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
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

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戢大慾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
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亟己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
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
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
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
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
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
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
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
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

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血為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為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虛器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

四百字

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
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
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
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
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蒙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
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
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
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
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群賊北連懷
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

身為子弟欲北向而有為將見舉四海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名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

四百字

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
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
起各思見效令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讐之義陳自
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
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
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
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
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
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
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

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攺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當
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
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為不共
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
下人子之職舉矣茍為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歃盟泗
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
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
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奬諭既而
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
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

四百字

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忌嫉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雖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

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

四百字

世其為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

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

四百字

袞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
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顛陛下加兵敵國
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
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
踈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嗌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
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
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
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

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版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寛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

四百字

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姦詖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父子之閒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棲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

而致升平乎未言陛下即位以来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柰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閌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

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刧制於
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
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
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
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
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
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閤下目覩忘讎滅理北
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

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

三百字

何寧曰外議以為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寧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孔裔刊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五　宋史四百三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儒林六

陳亮　鄭樵附林霆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

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

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
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
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
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
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
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
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
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
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
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

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
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
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
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
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
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
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
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
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
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

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為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

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

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

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妾庸之人

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

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
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
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
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
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
之使指無有留難自兗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
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
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
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
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

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儁
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
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
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
以猖狂恣雎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
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
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
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
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

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

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
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
閱以為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
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
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
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
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
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
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
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

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彊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

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茍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

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

獸魚鼈黿草木之生皆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
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
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
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
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
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
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
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
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

瑜曾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
百餘年而晋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
倚以為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
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
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
少土産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
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没於其間而被
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
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
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

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

禍盖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使自必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

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
閒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
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
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
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
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
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
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彊兵之術者
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
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

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

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覬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

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
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
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
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
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
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
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
决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
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
荅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

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
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
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衞人殺州吁之
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
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
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
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
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
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
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

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

其家疑事由亮鬩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

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

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

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寞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

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女諧閲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

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
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
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备
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閲大
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
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
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
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
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
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

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
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
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
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
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
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
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
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
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

卿名矣數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脩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

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為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掛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為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從達州教授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閒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

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覦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

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入者之中
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
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
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
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
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
傳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時薛極胡
榘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
實取材吏刺剥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
於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傳覽之築兩石垻以護

並江居民並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塩公事初至即按部刻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黠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離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剋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徳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廣徳守魏峴劾教官林

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
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
會胡榘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
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
侍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為忤除兵部郎
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
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
官致仕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
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
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

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眞德
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愼
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爲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
焉三子逵可當可𥡴可𥡴可爲心傳後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六　宋史四百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儒林七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内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

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
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
以諉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
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氏家平素所不
快者皆胥絓逮獄州屬迥決禁囚辨其冤者縱遣之
氏訟不已會獲盜璽國氏猶訟還所縱之人迥曰盜
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
冤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
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刳其肝心以
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

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
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
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
候母死服闋日理為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迥
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凊不
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
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于其母可矣何稽滯徧
愬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
君之道為衞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
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受其親者

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民饑府檄有愬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迥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

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
而得今强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民不
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亡稻
麥郡蠲租税至薄迥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
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未甞
全放恐戸部不從迥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
俱免今損十矣夏税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
謂寛議乃息境内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
姑感婦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爲
入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迥廉得之爲紀其事白于

四百今十个

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迴力止絶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歛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迴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来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為迴言其事迴走告于

郡守月給之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
而信綏強撫弱道以恩義積年繁訟一語解去猾吏
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
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說詩
書質疑問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
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
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
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貴溪民僞作吳
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迴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
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

如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崐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戸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襍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迴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凡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

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
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
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
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
實其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
侵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
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
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餧死者今
有粟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擾敓者衆也在我有政

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被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羸閲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贏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上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以佐國

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其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諳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為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頤陛下廣覽兼聽弁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

字四百十个

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偪顧詔吏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寳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奬改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僞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

判廳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
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
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
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爲當然而尤謹奉
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
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
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樁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
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
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爲酒麴謂之麴引
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

辭不正良民偏受其害而黠民徃徃侮易其上乃弁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襍征閣舊逋戒預折新籌籍謹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柅吏姦擾戶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為勤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

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
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
吏不與焉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
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
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
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念士風
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
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
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
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

後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闕爲武塲凡禁軍役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即位起

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
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
革爲書以別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
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周
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
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
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
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壽亦敬慕之母不逮養
每展閱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肅流落新吳族父辟寓
丹陽文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爲邵州録事參

軍死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為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為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文集農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

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
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
爲大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
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
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
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
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
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
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
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

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
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
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
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
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
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螭蝗之變皆贓吏所
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
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
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
甚譊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觝之

吳貴才刊

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
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
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
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
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
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
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
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
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
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

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

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饟皆為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

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
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
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
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
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
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
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
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振濟
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辟拯每
詆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

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
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
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
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
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
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
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
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
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

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熹請以飛虎軍戍壽昌

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

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以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今魄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號言朝廷之上斂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

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鈙夫對親擢鈙夫直秘閣為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寤寐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

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駮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

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

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覺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横歛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日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横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

耕之廢壞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
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
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
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
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
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
拜叅知政事同編脩勑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
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
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
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

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

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庇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絶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

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即

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冑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
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
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
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
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
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
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
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為治
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
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

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為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閬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者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為講說誘掖指授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士論大服俗為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

向朝論題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斬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己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

四百令十二个

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轉
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為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
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為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
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為省試
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秘書
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
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
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
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
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

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謀則天下之患有
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
焉盍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
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
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
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
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
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
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
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

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顔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為乂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劘上最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

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

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刱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

主威十日復制闔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
實次陳時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
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
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
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
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
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内小學等皆切
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
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
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上必

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
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奬諭
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
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優卹之令以寬民力
乞詔從臣集議以採諸弊乞儲閫才以備緩急又因
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
己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
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
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
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

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
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
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
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
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
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
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
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守臣飲餞于關外乃
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襃
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僉

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

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
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
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
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
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
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
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懟服累官知潯
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
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

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示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

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
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
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七　宋史四百三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干中巾中皆知名當時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爲賓客嘗造趙汝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

朝詔免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塈言漢今海内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録院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浸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為億兆寄命則

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
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
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
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
之德弗永念而報答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苦弗深
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篤中
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
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
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彊敵敬心既不敢
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以

玩熟而貪獨柄國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迹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藉群璫之勢徼清都之邃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為主而肆以行

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内
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
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
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
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彊
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而優游其樂
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
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
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
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

館職遷秘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
賔贊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升秘書郎轉對極
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
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
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
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嵒之泉州守謝亶召為
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
知寧國府遷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
知隆興府召為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
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澄源處已盡下愜大公之道

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奧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

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書勉留求補外以秘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瀆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

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邪徑兼權中書舍人權
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直學士
累請致仕授華文閣待制知寧國府賜金帶久之又
召為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福建
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顯文閣
直學士提舉玉隆宮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
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漢介潔有
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為臨川縣丞而黃
榦適知其縣事伯熭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

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

盖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為弟子
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弘論
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
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
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雖一
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
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
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
判鄭士懿守蔡沆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
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

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録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吕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

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孺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會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黄榦得
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會齋箴勉
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
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
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
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
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斂且
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相繼
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

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

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闕學之書文

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褉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夢華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為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畝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夢華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簿書間擿抉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

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境夢華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為轉運使夢華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為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華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訌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稡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

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閣夢華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録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録有集仙録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華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敉篋筆略鼓吹詞郴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

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潼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子陵像而事之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

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為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

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
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貫不以罪而民
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
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
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
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齎居送略無罷
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
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
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
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

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歛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

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
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
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
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
必僞徒也旣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
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
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
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
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

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

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
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
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竟見是先揺其本
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
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
不關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
秘書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
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
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

義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從王埜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爲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

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
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
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
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
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
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遷國子錄進武
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頤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
蹙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強為善增修德無自
沮怠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擥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
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既對帝問其父名曰爾

父以陳善為忠可謂繼美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歛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為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為太常博士擢秘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illegible]

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迕權臣意故應麟及之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鸞知貢舉詔應麟兼權直儀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遷將作監帝視朝謂應麟曰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

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毎忘於游衍帝嘉納之既而轉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遷秘書少監兼侍講上䟽論市舶不報會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君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咲曰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

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
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衺並進卑踰尊外陵內
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
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
牒閤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
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秘
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
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摧豪右省租賦民大
悅召為秘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
實錄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

敗逆順之説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
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朝
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
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即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將
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
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
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
之氣幷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

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
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
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
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
以自助善類為所搏噬者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
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責
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
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議臣封駁不行與
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譚
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為奪其要路寵以清秩

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藁二十二卷詩攷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黄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

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華亭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庚孫守常朱熠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倚變倖屬民華甫病革彊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海制置司辟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職入為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

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

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爲常鬬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搒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鐍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絶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

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
則大書閉糴者籍彊糴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煑粥食餓者請于朝
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
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
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
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
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刱軍營五百間皆善政
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
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

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閧為作亂也震謂結閧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鬬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

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奏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為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飢民折盜賊萌芽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柰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

聖人之書不可襯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必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22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79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77
DX号＝000007543847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22&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